

随笔

五棵大树

陈孝荣

早起的鸟儿自然是标准的劳模。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擦亮它们眼睛的时候，它们就开始劳动了。同时，这群一边劳动一边歌唱的奋斗者们，也是一个标准的闹钟，能准时在凌晨时分把我叫醒，也让我也开始一天的劳动。

我现在居住的地方，位于城郊。头枕青山，脚踩清江，左手提着城市，右手拉着乡村。常年与青山绿水为伴，自然招蜂引蝶，引来鸟儿们的赞美。常年为我当闹钟的鸟儿，则是我窗前的一排树喊来的。那排树一共是十棵，名字我记不出，是专门栽种的。就栽在窗前的坎上。叶片铜钱大小，但枝叶繁茂。所以它们的纤细玉手就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召唤而至的鸟儿竟多得不计其数。我能识别的，只有麻雀、斑鸠、竹鸡、布谷、画眉、猫头鹰、啄木鸟等。

1999年迁来的时候，那些树们还稚嫩，细胳膊细腿的，树干只有杯口粗细。枝叶也

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长在树旁边的四棵柚子，两棵枇杷，以及其他一些杂树，都在它面前表现出特别的自信，高高地超过了那些树，伸在空中招摇着。可是这十棵树却特别出息，十多年过去，它们长得长成大树。树干就有了碗口或盆口粗，高高悬在我的窗前蓬勃向上，欣欣向荣，顶天立地。一下子就把柚子、枇杷和其他杂树的自信扫得精光。除了招来鸟儿们外，还招来蚊子。文化村的小黄得常常背着药箱专门去灭蚊。

可是2006年，这十棵树中，突然有五棵走完它们生命的历程，死了。发现它们死去，是这年的春天。当春风唤醒所有的植物，都蓬勃生长了，其中的五棵树却还是一直哑着。直到树下的土地播种了，那树还是没有醒来，我们就确信它是真的走了。或许是没有顶住上年一场大雪的压迫，也或许是遭遇了虫灾的毒手。总之它是真的走了，光

秃秃的树干、枝丫伸在天空中，欲哭无泪。

作物播种后，我就给覃发池馆长打电话，问能不能把那五棵大树卖给我。因为父母进城之后，那树下的土地正是我讨来让父母种上的。砍了，能给作物带来更多的阳光。再加上父母也需要柴火，买来算是一举两得。但老覃不同意，说是要留下用于篝火晚会。这样，那些欲哭无泪的枯树就保留了下来。

没想到这一保留，就一直保留到现在。只是连续几年来，它们的枝丫被旁边农户的熊

滴滚子折去了。现在就只剩下五棵光秃秃的树干。但它们依旧在天地间挺拔着，就好像它长成了骨头，长成了大山，永不屈服。

就这样，我窗前的十棵树，五棵欣欣向荣，五棵不屈不挠。

现在在大抵明白，老覃不急让人砍伐，或许是因为感情。因为那树正是他八十年代建馆之时栽种，用于美化环境的。已经长在了他的生命里。现在，老覃退休多年，那树也死去多年，至今却没人再动。在天地间成了一道另类的风景。

但我知道，那五棵树总有一天会从我窗前消失。或许会腐烂，或许被砍伐。但我更明白，无论它们是腐烂了，还是被砍伐了，它们并不是真正死去，不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即使是腐烂成粪，燃烧成灰，它们的营养、精魂也会幻化成其他的作物。或许另一棵树，另一株草，另一棵庄稼，另一种动物。像永恒的时空一样，永远存在。因为蓬勃向上，欣欣向荣是它们的宿命。



美丽的海岸线(油画)

吴一敏

这里主要谈的是业余下棋的心态，因为在日常对弈中，常有因一两个子或一两盘棋而争气而伤和气，甚至发誓有他没我老死不往来的现象发生。

本来是一项有益于身心的体育娱乐活动，既是比赛，当然要分个胜负、一决雌雄，但更主要的是沟通、交流、消遣、享受，倘为输赢弄得别扭，太不值当太没意思太划不来了。

棋场、酒场最能看一个人的性格、品性、气质、休养。下棋也是一种磨砺、修炼。

是在同对方过招，也是在与对方对话。是暗算，也是坦诚地布局。下棋如读书，一页一字认真地审读，把握整篇的构思与来龙去脉。审时度势，把握机遇，一鼓作气，乘胜前进。一着

棋坛杂俎

下棋的心态

苏连硕

不甚，满盘皆输。接受现实，继续开棋，以“将以为有也”。下完棋，沉思冥想，揣摩成败得失之奥，诚是一种愉悦幸福的享受。最忌暴烈躁狂，第一种虚荣失落。

技高一筹者可以有一种居高临下鸟瞰视统揽驾驭的气势，万不可不可一世、盛气凌人、咄咄逼人。须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背后有能人。在此时，你胜了，而一转眼遇到高手，极有可能没走几步就招架不住，稀里哗啦败下阵来，这时你该设身处地反省一下，此刻自己输棋的滋味，推及

你赢人家时人家的痛苦心情。下棋如钓鱼，没有说自己不行的，总是赶上这拨好手一钓就拿个百八十条来，就是本不高明的臭棋篓子，也喜欢吹嘘炫耀。

下棋，最讲究用棋面事实说话。无须虚假美言，无须装扮掩饰，无须炫耀吹牛，全看老手是否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倘无山穷水尽、柳暗花明、起死回生、挽狂澜于既倒、重新崛起之志，干脆缴械投降，别逞强，别逞强，别逞强，别自暴自弃。没啥了不起，大不了从头再来。赢了又如何，输了又怎

样。又不是赌博输房子输地，又不是应聘落选或升级提薪降职，不至于我者踌躇满志、得意忘形，败者耿耿于怀、沮丧懊恼。

不管认识不认识，不管是熟人还是陌路，能走到一起坐下来就是一种缘分，一种荣幸。在外边有烟递给对方一只，在家里沏杯茶，面带微笑，温文尔雅，恂恂如儒，客客气气，礼让三分。起碼是朋友。即使够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以棋会友交个棋友，总不是坏事吧。

这种民间底层的交往，休闲解闷，养生健身，真得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胜负输赢实在是应该看得淡而又淡再淡不过了。虽然同样需要进取、信念、气势，但更需要平和、冷静、理智，维系一种文明、和谐、温馨的气氛。

郑邑旧事

苑陵故城

刘文泽

苑陵故城，又名永安寨，位于新郑市东北18公里龙乡古城村，东濒洧河，南接平原，西邻鸿雁河，北朝丘陵区。原由苑陵、制城组成，苑陵居西，制城居东，中间南北城墙为两城共用，后制城之东、南、北3墙被毁。眼下，苑陵城除西南角小部分因古城村村民建房被毁外，保存完好。城垣东西长2300米，南北宽1700米，周长9里13步，城墙高9~16米，墙基宽13~32米，黄土版式夯筑，层次分明，夯窝清晰，绳纹、陶片举目可见。

漫步城内外，古迹比比皆是。据师兴远、师丙离、师买官、师国斌等13位村民介绍，城垣东、南、西、北4个缺口为城门；城西南高地为宫殿、住宅区；城西北高地为“监春昇”；城东北部为后花园；

“监春昇”东侧不远处有小庙地；东墙、北墙上各有4个高台，人称“马面”；城东南角为魁星楼；城外东南50米处为烽火台；城南门外为五里闹市；城外31个高丘为贵族墓；城内外相继有铜器、铁器、陶器、金器、米子纹空心砖等文物出土；1987年，郑州市公布其为市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9月25日，河南省公布其为省文物保护单位并于南门外竖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一通。

至今还流传着许多传奇故事。如一位娘娘在强敌入侵并攻占城池后，于小庙地投奔殉国，后人念其忠烈，将该井易名“娘娘井”，今遗址犹存；其二，春秋时期，封地遍布，百里为王，田王、田虎、田豹三兄弟为其中3支，田王占永安寨(即苑陵城)，田虎占霍家寨(今中牟一带)，田豹占老岗寨(今尉氏县岗李乡一带)，各寨建烽火台一座，平时以狼烟为号传递重要情报，其间闹出不少笑话……



独舞秋风(国画)

黄雅翔

小说

老伴热线

秦德龙

老范有了钱，就给老伴买了个手机。现在，手机也不贵，花二三百块钱，就能买个很不错的老年款。老年人嘛，要那么花哨的功能干什么？又不上网，又不拍照，又不发短信，能说话就可以了。手机的用途，本来就是打电话嘛。

老伴给老伴买手机，就是让老伴给他打电话的。老伴嘴上说没用，心里却很欢喜。老范专门买个手机给她，说明心里有她。手机是老伴热线，平时不开机，只有老范出门了，老伴才开机，才和他说话。

老范说，老伴老伴，就是老来做伴。买个手机给你，我就是跑到了天边，咱们也能说上话！

老伴说，你老上外边跑，你正得劲着哩，我打手机，不是扫了你的兴？老范说，你打嘛，叫你打你就打嘛！这叫什么，这叫老伴热线！

老伴笑道，这怪美，走到哪儿，都能扯住你的腿！老范嘿嘿笑笑。

笑什么？笑自己买得好，做得对。以后，无论走到哪儿了，都能听见老伴的声音。没错，老范腿长，跑县里，跑市里，有时，还跑到外地，人家请他去开会，请他当贵宾。啧啧，开会，七八十岁的人了，请他去开会，请他当贵宾，吃美餐，还游山玩水。这当然很让人羡慕。老伴曾骄傲地对儿女们

说，好好孝敬爹，爹是文化人！

说老范是个文化人，一点都不假，省里这协会那协会的，他参加了好几个。也不知他忙些啥，整天趴在桌上写啊写啊，有时还到山坡上去找灵感。年轻的时候，老范就很有本事，能写文章挣稿费，稿费就是钱，能换回来粮食蔬菜日用品。过了老范一辈子，有小稿费滋润着，过日子就没做过多大难。

当然，是文化人，就有女人缘。女人就是喜欢兜里揣钢笔的文化人嘛。有的女人很大胆，竟敢给老范写情书，信封里还夹着照片。有的女人更大胆，能找上门来，到家里查看。每当这时，老范的脸上，就乐开了花。来的都是客，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还要送上二里半。老伴怎么能嫉妒呢？但老伴心里有数，老范跑不了，任何大辫子都拽不走他。为啥，因为老范爱家，更因为老范舍不得花钱。不舍得花钱的人，是搞不成婚外恋的。

说老范不舍得花钱，也有实据。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范动笔写字少了，改为向外荐稿。也就是买些报刊回来，发现好的文章剪下来，转寄给文摘报刊。当然，荐稿得花稿费。老范就搞了台天平回来，每次对外荐稿，都用天平称称，信封若是超过20克，就把稿子抽出来一篇，放入另一个信封。免得信封超重了，被邮局退回来，还得加贴邮票。一个用天平荐稿的

人，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人，谁会担心他在外面乱花钱？因此，老伴对老范，是100个放心，相信他不会把路走歪。

是啊，老范是个心底坦荡的人。给老伴买了个手机后，心里更坦荡了。无论走到哪儿，他都会报告行踪。老伴呢，会给他打来问好的电话，嘘寒问暖，问长问短。有时候，老范走走远，中午该回来吃饭了，却没准点回来。老伴就打电话问，在哪儿呢？饿不饿呀？该吃饭了呀。还有的时候，老范外出开会，说好了，散会后回家，可路上堵车，到不了家。老伴就一遍一遍打手机问，到哪儿了？啥时到啊？给你做饭不做？

有这样的老伴惦记着，老范就一门心思往家奔了。也许，有人会问，老范没有出轨的行为，可思想上出过轨吧？老范也是男人嘛，身体也很健康嘛，想一想，总是可以的嘛。这个问法，就不靠谱了。问老范，老范就笑笑。然后，就编个故事说，有一回，我梦见了一个美

女，那个年轻啊，那个漂亮，貌似仙女下凡！这个美女是怎么钻到我的梦里呢？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美女花枝招展，请我跟她去逛公园。我们手拉手进了小亭子，还打算下河划划船，玩点小浪漫。可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响得很烦，想得很烦。拿起手机一看，是老伴打来的。早不打晚不打，偏偏这时候打，不是坏了我的美梦吗？百年不遇啊……

老范说梦的时候，人们都聚精会神，专心听讲。老范讲到这里却不讲了，留出来一段空白让大家猜想。人们意犹未尽，扯住老范，让他讲下去。老范没讲。老范笑道，谁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呢？

后来，老范把这个梦讲给老伴听了。老伴问，梦里那个美女是谁？老范说，是你嘛。不是你，是谁呢？

老伴不问了。够了，有老范这句话，足够了。

新书架

《官道》

胡南

这部小说并不是着力于对腐败行为痛快淋漓的揭批，以及对浩然正气的呼唤和颂扬，而是书写主人公困于官场之中的特定生存状态与心灵轨迹。超越了从腐败角度书写官场的视角，具有一定的人文关怀与审美意味，

在人性探索上也达到了一定深度。小说《官道》着力于机关老干部处一群都冲着处长位置而去的各色人物的心态与表演。当官员升迁在位时，有人吹捧，被人关心得无微不至，一旦面临退休，就意味着手中的权力也随之轻了许多。就连自己的司机也不能按时出车了，这不能不说是官场的悲哀。人们为了职位争斗一生，到头来还不是都得退休，一切权力斗争的结局，如同做了一场梦，所有的权力都是虚的。

夏天星的事，绝对是一个政治阴谋。澄湖市的两会召开在即，他的副市长候选人能否被提名，即使被提名但能否得到人大代表的认可投他的票，都会因为这件事而变得风险重重了。想到这里，田获稻的心情异常沉重起来。肖虎却不在，刚乘中午的班机去北京开会了。田获稻一口气又追到北京。肖虎不像肖军长那样认死理，既讲原则性也讲灵活性。他当着田获稻的面就给苏州市公安局领导打电话，当然只是不提夏天星的事，只是问了问中央领导在临湖视察的情况，并循循善诱地告诫：公检法部门要为苏州的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特别像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的“好儿童”集团公司，更要看主流，看贡献。电话那头公安局长领导心领神会，当晚就让张田村去交了罚金，把夏天星领回了。

后来，夏天星曾多次想到，是他葬送了田获稻的政治前程。红颜祸水，这古话说得一点没错。几年前，苏州城东有个个体发廊“金玫瑰”，姓殷的小姐长得娇小玲珑，肤白唇红。夏天星那次去理发，殷小姐的服务让他挺满意的。谁知殷小姐这种女子是风月场中的老手，放出千种风情、万般妖娆，只把夏天星迷得魂不附体。这男人被迷昏了头，竟相信那



低调苏商，传奇亮相

殷小姐信誓旦旦非他不嫁的话，回来就要和他家老婆闹离婚。他家老婆是老实忠厚之人，不想到处嚷嚷把男人搞臭，但现在男人忽然提出要离婚，她就再也顾不得脸面了，这事一定要让领导给评理。老支书张惠芳听完夏天星老婆的哭诉，一拍桌子发了怒：“没廉耻的东西，看我怎样治他！”第二天，张惠芳在小会议室召见了夏天星。先叫他把手钥匙交出来。夏天星以为老支书要用他的车，就毫不犹豫地交出了车钥匙。然后，老支书又叫他交出长城卡、牡丹卡。

夏天星闭门思过，半个月后，果然与家老婆和好如初。老支书见他悔过自新，也就不再追究，发还给大哥大、长城卡和桑塔纳。夏天星这贼坏，虽然缺点不少，但优点也很突出，“好儿童”正在上马新产品，他是全权负责人。现在的夏天星已懂得怎样和欢场女周旋，她们装出千娇百媚风情万种，实际都是冲着你的钱袋来。那一天，用名牌武装到牙齿的夏天星，带来一个漂亮小姐，坐着凯迪拉克，来到“金

了他的请求，还义正词严地告诉他按游戏规则办事。他对贾行长说，别这么义正词严跟我充好人，你们的所有合法不合法的事我都有本账，你如果见死不救，我也不让你有好日子过。其实，贾行长后来被“双规”，与贾行长一点关系也没有，他虽然知道贾行长收受了田获稻的《耕乐图》，但他能向省纪委告发吗？不为贾行长考虑但能为田获稻考虑吗？这都是杨小周之流使的离间计。

银行行长：不要金钱爱古玩 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裘观海任澄湖市银行行长。银波万顷的太湖里，“太湖公主”号上灯火辉煌，丝弦悠扬，笑语喧哗，觥筹交错。一曲《春江花月夜》，导引出一位长裙曳地的女子来，她舞姿轻盈曼妙，又好比春天柳丝儿拂着河水随风摇曳。姚副行长凑到裘行长的耳边，不知说了些什么。裘观海连连点头。裘行长裘观海的小名叫二戒，父亲给他取名时，是希望他戒官戒财戒色，做一个本本分分的平民百姓。可裘观海不仅当了官，还对美色特别敏感。

连载

雪有一米多厚，我们很费劲地走了三十多米，遇到派到主席身边担任警卫的那个苏联上校带着一些士兵正在铲雪，毛主席向他摆手不让他们把雪铲掉，上校笑着坚持要铲。

毛主席散步回来换了鞋和衣服，洗完脸，与我们一起吃饭。吃饭中主席对我们说：“现在我在外国，外事不多，主要还是在办国内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除社会主义国家外，资本主义国家、亚洲一些国家都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昨晚看到国内报告，缅甸一政府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我已电告奇、恩来同志办理，其条件就是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如同同意就派人来商谈，谈好后要在报上公开发表消息。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

下午四时三十分，王大德来主席住处告诉说：“波兰、捷克、东德都想和中国做生意。”

主席说：“这是好事，我们也愿意同他们做生意。这样除了苏联以外又有三个国家即将同我们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英国、日本、美国、印度也会有生意同我们做。”

晚上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庆祝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的盛大宴会。毛泽东、陈伯达、王稼祥、朱仲丽、师哲、叶子龙、我以及陈秉忱、沈剑心、李加吉、田树彬等都出席了这次宴会。毛主席的座位在主桌斯大林的身边。毛主席的座位在苏生活是否习惯，表示要前来看望，但他的警卫人员和保健医生不让他出席。毛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劝他不要来了。

从北京出发时我带了一本书《瀛台泣血记》，到莫斯科后抽空看了三分之二。毛主席在我的椅子上发现了这本书，借去看了。晚上我们看了一个卓别林主演的喜剧片。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起床后，叶子龙同志向主席报告说：“王稼祥同志来电话说今晚七时继续会谈，他晚六时左右来接主席一起去。”

今天的会谈一直进行到夜里十二时才结束。

毛主席处理完国内的事在会客室里散步，推门出来看我在看书，问我：“又在看什么书？”我说：“在中国大使馆借了一部《水浒传》。”主席说：“《水浒》这部书有一百回本，有的人那么多，每道菜每人一份，都要服务员送到每位面前，他们的服务员真不少，太辛苦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清晨五时，毛主席由中共驻莫斯科办公楼回到驻地休息。下午六

5

时，王稼祥同志向主席通报，苏共中央政治局以及斯大林同志按事先约定的时间从明天开始同毛主席会谈。

毛主席决定，由他、陈伯达、王稼祥参加会谈，师哲为中方翻译。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今天，毛主席和斯大林开始正式会谈。

我跟着主席去了，因会谈筹备森严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在克里姆林宫值班室里等候。五小时后会谈结束，回到驻地，毛主席问我：“吃过东西没有？”我说：“等的时间太久了，下次不要跟去了，让苏方负责保卫安全，你们在驻地等我。五小时后让田树彬准备一顿饭给我回来吃。”主席吃过饭休息一会儿，下半夜办公，处理国内战场进展、人事安排等。下半夜我值班时，有好几份国内来的电报送主席处理，毛主席亲自起草回电。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午，苏联上校报告说：“斯大林同志有电话来，请毛泽东主席接电话。”毛主席通过翻译列维涅与斯大林交谈。

斯大林同志在电话中十分关心毛主席在苏生活是否习惯，表示要前来看望，但他的警卫人员和保健医生不让他出席。毛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劝他不要来了。

从北京出发时我带了一本书《瀛台泣血记》，到莫斯科后抽空看了三分之二。毛主席在我的椅子上发现了这本书，借去看了。晚上我们看了一个卓别林主演的喜剧片。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起床后，叶子龙同志向主席报告说：“王稼祥同志来电话说今晚七时继续会谈，他晚六时左右来接主席一起去。”

今天的会谈一直进行到夜里十二时才结束。

毛主席处理完国内的事在会客室里散步，推门出来看我在看书，问我：“又在看什么书？”我说：“在中国大使馆借了一部《水浒传》。”主席说：“《水浒》这部书有一百回本，有的人那么多，每道菜每人一份，都要服务员送到每位面前，他们的服务员真不少，太辛苦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清晨五时，毛主席由中共驻莫斯科办公楼回到驻地休息。下午六

4